

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

隨軍入藏記

方 德 著



工人出版社

目 錄

在公路上.....	二
過二郎山.....	六
工兵開路.....	九
木頭下山.....	二
糧 食.....	一五
瀘定橋上想當年.....	二〇
大渡河西的山水人物.....	二三
踏上康藏高原.....	二五
犛 牛.....	二〇
紅軍走過的地方.....	二五
草原之夜.....	二五
金沙江的那邊.....	二七
昌 都.....	二九
英雄踏破千里雪.....	四〇
嘉色巴.....	四四
在祖國的旗幟下走向團結.....	五一
生活上的革命.....	五一

隨軍入藏路線圖



在公路上

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重慶，二十八日黃昏，到達四川和西康邊境上的名山縣，繼續開向雅〔一〕安。今晚上的路途似乎特別長，天也特別黑，沒有星星。昨天晚上在成都穿着單衣，還是滿身大汗；今天晚上穿了三件單衣，却抗不住冷氣的侵襲〔二〕。

在黑色的夜空中，忽然發出閃電，雨點隨着雷聲落下來。汽車在蛇形的公路上前進。雨有時從前面鑽進來，有時從旁邊打進來。車子後輪捲起來的泥漿〔三〕，也從車篷〔四〕後面的破縫中濺〔五〕到我們的脖〔六〕子上。

在車燈光下，我們清楚地看見路上還有支援我們向西藏進軍的人民，在推拉陷進泥坑的膠皮大車；這些大車載着杉〔七〕木條子、銅電線和建築器材。他們接連不斷的在雨夜的公路上摸索前進。

夜九點了，我們的車由山頂滑行到平地，城市的電燈光越來越逼近

我們，嘈〔ㄘㄠ〕雜的人聲也越來越大，原來是到了雅安。

雅安城緊緊靠着雅河，河上有一座鐵索橋。這座鐵索橋，是用十七條大鐵鏈〔ㄉㄧㄣˊ〕連鎖起來的，上鋪木板，約有四公尺寬，橋面中間有兩條鐵鏈把橋分成兩半，橋兩邊還有兩條鐵鏈作扶手，全長共一百五十公尺。河水很急，低頭一看，就會覺得頭暈眼花。

城在橋的西面。城中有一條大街，東西長達五里，還比較寬敞〔ㄔㄞˊ〕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們離開雅安。從這裏往西，沿路的村莊越來越少了。公路是順着雅河河谷〔ㄅㄞˊ〕修築的，路上有很多的羣衆正在為我們修路。山腰上也站滿了人：有的在鑽石洞，有的在截〔ㄉㄧˋ〕山嘴，還有的人臥〔ㄉㄨㄣˊ〕在懸〔ㄒㄩㄢˊ〕崖〔ㄧㄣˊ〕上工作。

過了飛仙關就到始陽。沒有解放的時候，這裏是一個烟災區。雖然這裏是一個產糧的小平原，可是人民沒有糧食吃，只有不能充饑的大烟。解放後，僅僅幾個月，這裏已經大變樣了，人們有的去運茶葉，有

的靠修公路掙的錢來養家活口，再也見不到饑餓的農民端〔ㄉㄨㄣˊ〕着大烟去找顧客了。

過了這裏，車子又開始爬山了。不遠就到任家灣。這兒的路基下面有泉水，如車子稍重，把下面的泉水壓的滲〔ㄖㄣˊ〕到路面上來，路就要變成鬆軟的『橡〔ㄒㄩㄢˊ〕皮路』，車輪雖然飛轉，車身却不前進。直到工兵把路面泥土全部去掉，填上沙石，車子才能重新開走。

這裏的天氣比成都平原整差一個季節。現在成都平原的稻子已經是『金穀晒米』了，這裏還是『佳〔ㄐㄧㄞˊ〕禾〔ㄏㄜˊ〕吐穗』呢。過了天全，就進入大山區。

這裏有很多河流。人們過河，依賴〔ㄌㄞˊ〕索橋，土名叫『溜〔ㄌㄧㄡˊ〕壳〔ㄕㄜˊ〕子』。兩岸各立一個簡單的三角架，架上繫一根小茶碗口粗的竹繩；有些更簡單的，是把竹繩繫在兩岸的樹身上。竹繩上套着用竹子編的圈子，人要過橋，必須用一隻手拷〔ㄎㄠˊ〕着圈子，一隻手拉竹繩，讓竹圈子沿着竹繩向對岸滑去。也有比較保險一點的，在竹繩上拴一個

鞦〔く〕韃〔く〕板似的東西，過河時坐在小木板上，手拉竹繩一步一步移過去。初次過這種索橋的人，感覺十分危險，但本地人民運用得非常熟練。

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求得帝國主義的援助和逃跑方便，曾經修築過康青公路，在一九四四年舉行過一次通車典禮。但行過典禮後，就再也不通了，因為車子開出去就路塌〔去〕橋毀，再也回不來。今天，人民工兵在工程師們的指導下，却在這裏建立了鋼架橋。這些橋梁不僅山洪〔メ〕冲不垮，就是五十年



過河的索橋

以後，還可以通行十噸重的載重車。

我們到任家灣已經是夜十點了。住在這裏的工兵部隊早為我們騰出鋪位，他們只把被子拿走，蚊帳、席子仍舊放得好好的。他們自己搬到外面帳篷裏睡覺去了。

過二郎山

一大早，月亮還沒落，我們的車子就開動了。司機為了省電，把車燈關了，趁着月色向二郎山脚爬行。

曲折的山路，沒有一百公尺是直道，轉來轉去，常常使我們這些第一次的過客有些多餘的擔心；在平路上開我們總覺得車走得太慢，今天却覺得它太快了。

車在一片濃綠的樹林中走着，常常抬頭不見天日。瀑布流泉有時竟從我們頭上飛過，水珠像雨點一樣打到車廂裏。

我們的車子，忽然被山上滾下來的一塊尖角石頭撞破了『油

底』，機油滴〔ㄉㄨㄣˊ〕滴達達的往外漏，司機想了半天，從自己的棉被裏撕〔ㄘ〕下一塊棉花，用尖刀把它塞進『油底』的裂縫，然後添好機油再往前開行。

汽車昂〔ㄨㄥ〕着頭，往二郎山上爬了。司機把牌擋往懷裏一拉，罵着：『死人頭！』車子震動一陣直向後退。司機急忙踏住煞〔ㄕㄞˋ〕車，然後取開牌擋上面的帆〔ㄈㄢˊ〕布套一檢查，發現掛擋的撥鈎〔ㄍㄡ〕斷了。這怎麼辦呢？爬山換牌擋怎麼行呢？

我們的救護車早已走過去了。即使趕上救護車，也不見得有富餘的牌擋可換。司機把曲曲彎〔ㄨㄣˊ〕彎的公路看了看說：『撥到二擋再用加力擋，這樣的坡度也許可以吧。』他跳上司機台，一試，車果然向前開動了。我們乘着這輛〔ㄉㄨㄣˊ〕壞了牌擋的車子向二郎山頂爬。突然，指揮車在前面揮動着停止的旗語，幾十部車全停在急彎的險路上。過了一會兒，前面『轟』的一聲巨響，把大家吓〔ㄒㄩㄝˋ〕了一跳。我好奇的繞過山嘴去看，原來前面在爆破路上的巨石。幾十根鐵撬〔ㄉㄞˋ〕，把炸碎了的

巨石撬下陡〔ㄉㄨㄣˊ〕峭〔ㄑㄧㄠˋ〕的懸崖。大約過了一個鐘頭，阻礙我們前進的山嘴，開闢〔ㄅㄞˋ〕出一條寬廣的大道。

距山頂大約還有二十公里，人們又把一根一抱粗的大樹身撬下山去。大家忙的頭上都掛着大滴汗珠。

我們的車子開上山去了。山上沒有人家；可是有我們工兵的野營，和他們建立的新式道班房；帳篷的外面晒着衣服、被子。歌詠〔ㄔㄥˊ〕隊唱着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，宣傳員唱着快板歡送我們。

前面傳來一個消息：『再走十公里就到山頂了！』我們的心這才像一塊石頭落了地。車子在曲折的山道上前進，車頭昂的像要上天似的。多變的二郎山的天空，忽然佈滿陰沉沉的雲霧，遮沒了道旁的石壁，眼前的巨樹似乎也披〔ㄅㄞˋ〕上了薄薄的輕紗。大風帶着嘯〔ㄒㄧㄠˋ〕聲撲向我們的車子，樹枝上掛的藤〔ㄉㄨㄣˊ〕葛不住地搖晃〔ㄏㄨㄤˋ〕，千萬棵合抱大樹像千萬個醉鬼顛來倒去！

工兵開路

我們能夠順利的乘車過山，不能不感謝工兵同志事先開路而努力。在雅安和康定之間，有一座高大的竹崗〔ノノ〕山。

參加搶修康雅段公路的某部工兵六連，要上竹崗山砍〔ノノ〕木料來架橋，一個白髮老人搖搖頭說：『山高無路。從前國民黨那些人上山去看，看就回來了。你們去呀，白費工夫！』

偵〔出〕察的工程師和幹部，爬進山七個鐘頭才回來。結論是：『山高樹大，上下山都很危險！』

戰士們聽說木料好，都興奮的說：『國民黨沒辦法，我們一定有辦法！碰上困難，我們開個諸葛亮會，保險能解決問題。』

第二天，大家都爬上山去看，一致認為：『人能上山，樹還有弄不下的道理！沒有路，我們開！』

一條上山的小路先修成了。人們爬進了古老的森林，大樹和藤葛糾

纏〔千弓〕在一起，濃密的綠葉就是天頂，脚下堆集的落葉，使土地變得潮濕深黑。陡石坡上腐朽〔千一弓〕的動物遺骸〔尸弓〕發出逼人的怪臭味，一羣羣的旱螞〔千弓〕蝗飛來咬人的腿，腿被咬破了，流出來的血把污黑的泥也染成了赭〔土色〕色。大家沒有管它，仍然向上爬。

『上面稀湯湯，下面硬綁〔弓九〕綁』，山上到處是爛樹葉，非常滑，人們只好爬；有時爬也困難，就像孩子們甩〔尸×弓〕浪橋一樣，從這棵樹甩到另一棵樹上。

越向上爬，空氣越稀薄。爬得滿身大汗，一停下來就冷得要命。人特別疲勞，感到喘〔千×弓〕不過氣來。野牛、山羊，在脚下的山谷裏奔〔弓弓〕跑，一羣羣的小猴〔尸弓〕，蹲〔弓×弓〕在樹幹上，瞪〔去弓〕着小眼睛〔千一弓〕張望沒有來過的客人。

勇士們三五個人組成一個小組，分頭去砍樹。好樹大半都長在懸崖上邊，很難找到立足點。大夥解下綁帶，拴在腰上或者兜〔弓弓〕着屁〔弓弓〕股，繫在附近的樹上。砍呀砍呀，好像老天故意為難，一日三場雨，雨

一停，又是濃霧夾着露珠打下來，全身裏外透濕。就是晴了天，也是外乾內濕。

好不容易才砍倒了四十棵大樹。指揮員嘴裏含着的口笛〔ㄉㄨ〕一吹，大家開始把砍倒的木頭往山下放。但是，到山脚一看，只有十四棵是完好的，其餘的都摔〔ㄆㄨ〕爛了。

『這樣，七百棵樹的任務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呢？』

樹要從十五丈高的陡坡上滾下來，碰在山脚硬石上，就是鐵樹也會碰破。大夥研究了一下，想出了一個辦法：在山脚下鋪起厚厚的一層樹枝和樹皮，讓樹落到『鋼絲床上』。大家砍樹的勁頭越來越高，十三個病號也爬上山去工作，文工隊員高舉着流動表揚牌和喇叭〔ㄌㄚ〕叭〔ㄌㄚ〕筒上山，山頭到處都是歌聲。

七班長王明善正騎在一棵樹的樹杈〔ㄉㄨ〕上砍樹枝，忽然『克察』一聲樹斷了，他隨着一段樹幹向山下飛去，站在一邊的同志都傻〔ㄆㄨ〕了眼，虧得他在半空中抓住兩棵小樹，兩腿一提，樹從胯〔ㄆㄨ〕下滑走。

了。他扭〔弓一〕過頭來向同志們笑着說：『坐了一回三十層大樓的電梯，沒有啥！』

他們就是這樣緊張的戰鬥着，創造了一天砍七十棵的紀錄。

任務完成了。回到宿營地的時候，人們都驕〔弓一〕傲〔弓一〕的說着：『竹崗山的天被我們砍出來了！』

木頭下山

二十一里高的孩子山上，樹大極了，橫截一片就可以作一張桌面。



“坐了一回三十層大樓的電梯，沒有啥！”

十一年前國民黨時代砍下的木料，都爛在山上，沒法放下來。

但是，險峻（险峻）的高山是阻擋不住我們的英雄的。他們開了一條三四尺寬的小路，爬上山去。工具不多，一個排才十一把斧子；人歇斧不歇，一天砍下了二十九棵大樹，單是樹梢（树梢）就有腰那麼粗。誰知放到山下，只剩下七棵好的。各排之間展開了砍樹競賽。競賽的第二天，一個排就砍下大樹八十多棵；競賽到第六天，二連一天砍了大樹三百棵。這時，山頂上已經倒着九百棵大樹。

這麼多的樹怎樣下山來呢？他們把這些樹一根一根放到山谷的旁邊，再修好滑行的道路，讓這些大木料滑下來。

山溝中奔流着泉水，遇到一個懸崖，就成為瀑布。正好可以利用這些流水，運送木料。可是山谷又彎又窄（曲折），露出水面的怪石，有的比一間房子還大。不掃清這些障礙，木料就放不下去。

雖然是五六月天，山頂的雪水沖下來，河裏仍然冷得刺骨。一連的英雄們喝了酒，身上擦了豬油，一個一個跳下水去。急浪打着他們的脊（脊）

背，碎石撞擊着他們脚的踝〔ㄉㄨㄣˋ〕子骨。他們把炸藥安放在這些怪石上，像轟炸敵人的水泥碉堡一樣，河上在爆炸，河下在爆炸，一次激烈的戰鬥結束以後，他們開始把木料放下河去。

有的大紅豆木，放下水就沉底了。只好把這些木料剝去樹皮，截成材料，減小體積，用一半人力一半水力運到河口。工作場在河的那一邊，戰士們又在河上架起了鋼索作成的天纜〔ㄌㄨˊ〕，用滑車把木頭拖過河去。拖着拖着，還有二十三棵棹進河裏了。

河水流得太急了，誰也不能在這激流裏站穩〔ㄨㄣˋ〕脚。可是，不能看着這些樹躺



六個人用盡力氣，才把這棵大樹拖上岸來。

在河裏呀！一定要想辦法搶出來。二連二排戰士王德福想着想着，腰上拴好了繩索，左手拿着繫了鋼索的兩爪〔虫乞〕釘，右手拿着鐵錘下了河。他沉在水裏，迅〔丁巳〕速的把兩爪釘釘在樹上。然後浮上水來。他們六個人用盡力氣，才把這棵大樹拖上岸來。

這個辦法不錯。他們向連裏請求，繼續搶撈〔另乞〕木頭。一共花了三個早晨，掉在河裏的木頭，全都被他們拖上岸來了。

英雄們在河水裏整整惡鬥了十三天，肉皮都泡成白色了。可是，水終於被他們征服，變成了他們運輸木材的工具。

糧 食

先遣〔乞乞〕支隊從雅安出發的頭一天，首長下了一道命令，要大家節約糧食，愛護公物。因為先遣支隊前進非常迅速，糧食運輸沒有支隊走的快。

某部直屬隊衛生隊一班，接到這命令後，首先向各兵種發出挑戰